



## 生命的本质 是平等的

雷抒雁（北京）

开始，他不安、焦虑，甚至埋怨世界不公平，上帝不公平；他曾经质问过妈妈，为什么在别人面前，在哥哥姐姐面前，世界是美丽的，充满了五彩，河水在流动，鸟在展翅飞翔；而在自己的面前，世界只是单调的黑暗，一切似乎都是停止的，只是一个平面。

后来，他慢慢知道了，这或许只是生活偶尔的一个过错，给了他终生的不幸；但这不是生活的最终结局，不是生命的本质差异。心灵激发出的力量可以弥补一切，战胜错误，赢得一切。

他开始静下心来，用奇特的、格外灵敏的耳朵聆听世界。于是，生命以音乐的优美把一切都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看到各色花朵在他眼前绽放着诗意，他听到各种鸟儿以醉心的歌唱在他眼前舞蹈。他开始喜欢琴键，在键盘上敲打美妙的乐章，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喝彩。人们赞美他，颂扬他，把鲜花和掌声不断地献给他。他开始信了那句话：生命在本质上是平等的。

生活在不断地、反复地印证着这个真理。当我看到那位聋哑姑娘只是凭感知踏着音乐节拍跳出美妙的舞蹈；当我看到那位独腿的青年，欢快地在舞台上展现鸟类飞翔的姿态；当我看到无臂的男孩，用脚趾、用手执笔飞舞，挥洒笔墨，我便看见坐在我身边的观众和我一样眼里盈着泪水。透过泪光，我看到人们内心的赞叹、钦佩和敬仰。那是生命在平等意义上残奥会上的沟通、融合和相互欣赏。

残奥会，再一次体现了人类展示平等的美德。这些肢体上有残缺的运动员，有着与正常人一样的精神理念。他们在运动场、游泳池、以及各种球类、田径项目上，追求生命的极致，追求生命在任何状态下的可能。身体的力量和美，意志的顽强与坚韧，同样会为人类创造奇迹，成为世界的财富。

二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轮椅上的姑娘张海迪时，我为她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乐观向上的品格所深深感染。我写下一首长诗《第五根弦上的强音》，那是唱给张海迪的，也是献给所有残疾人朋友的。在阿拉伯人的古典哲学里，认为人如同一把五弦琴。人的四种气质，构成了四根弦，可以弹奏喜、怒、哀、乐，但必须配之于第五根弦——灵魂之弦。前四根弦，缺一根或缺几根，不要紧，只要灵魂之弦不缺，依然可以弹奏。可是，当这第五根弦，即灵魂之弦如果断了，整把琴便无法弹奏了。

生命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让我们把握并弹奏好灵魂之弦，使人生这把琴弹奏出更美妙更响亮的乐章！

## 在韩国感受教师节

余平（湖北）

姨妈一家是韩国釜山定居多年，今年五月我总算办好了一切手续，来到了釜山。

第二天，姨妈就带我去釜山著名景点梵鱼寺游玩，我们步行去地铁站，一路上我看见很多少男少女手里都捧着一束玫瑰花，玫瑰花上还缠绕着五颜六色的丝带。我惊讶于釜山这座海滨城市的浪漫情调，暗自思忖，他们看模样都是稚气未脱的学生，难道都早恋了吗？况且今天也不是情人节啊！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姨妈笑了起来。她告诉我，今天是五月十五日，正逢韩国的教师节，学生们会在这天给老师送上一束玫瑰花和一封问候信，表达对老师辛苦一年的感激之情。

我们坐上一辆开往梵鱼寺的地铁，正好遇到上班高峰期，车里非常拥挤。车开出两站，这时上来一位中年男子，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不少有座位的乘客都主动站起来，热情地请他来坐位子，态度十分谦恭。“这位先生是个大人物吧！是釜山市长微服私访吧！”我悄悄对姨妈调侃着说。“你怎么又忘记了？今天是韩国的教师节。”姨妈接着解释说：“从这位先生的衣着上可以看出他是釜山中学的教师，教师节这天，在地铁、公汽上人们都会诚心诚意地为教师让座。”

在梵鱼寺游玩了一天，回到姨妈家已经黑了，姨妈却灯火通明，只见姨父端坐在长长的餐桌前，面前整整齐齐摆着十六盘菜，他身边围着男男女女十来个人，人们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姨妈自豪地说，姨父在一所韩国学校教了多年中文，可谓桃李遍天下，这些客人都是姨父的学生，每年教师节他们都来看望姨父，并且自带材料，为姨父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佳肴，当姨父逐一开始品尝弟子们做出的美味时，大家一起唱起了《老师的恩惠》这首歌，触景生情，我也思念起千里之外我学生时代的那些老师来了。

## 愚者千虑

### 自尊琐谈

张祥茂（北京）

自尊历来为人类之美德。自尊是一个人对自身基本人格、尊严、权利、形象的珍视和维护，是每个人立身于世的根本。

一个人要自尊，不能容许任何人剥夺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能丢掉自己的起码尊严，如果没有自尊，绝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自尊，中华民族延续千年，世世代代奋斗不息，前赴后继，以其历史和文化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早就灭亡了。但凡事皆有度，物极必反。世界上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祖国。但这种民族自尊到了盲目排外的地步就走向了反面。说“月亮只有外国的圆”固不可取，说“惟有中国的星星最亮”也属偏颇之见。没有改革开放，始终闭关自守，中国绝不会有今天的强大和繁荣。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取百国之长，促中国强盛更为重要。同样，一个人的自尊也要适可而止，自尊到了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无理也要搅三分的地步，那至少是浅薄和幼稚了。

常见一种人，清高孤傲，自命不凡，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触即跳，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一句话不入耳便反唇相讥，连善意的玩笑也视为恶意攻击，更不要谈一针见血的批评了。其结果不是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而是败坏了自己的形象。作为普通民众会失去朋友，作为担任一官半职的领导，则会失去群众。这些人不懂得，自尊不是自我封闭，每个人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启迪；博采众长、虚怀若谷，看似低人一头，恰恰是自尊的另一种光彩、谦逊、虚心是自信和实力的体现。渊博的学者坦然笑纳学子的建议，经验丰富地领导善于听取下属的不同意见，偶有异议，往往是格外专注地倾听，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正确也要积极采纳，即使是全无可取，也要对其敢于挑战权威、探求真理的勇气加以赞赏。如此看来，学者的形象、领导的尊严不但毫发无损，反而更显高大，令人景仰！反之，那些胸无点墨，生怕别人不尊重，一听吹捧，便喜形于色，一听异议，便面露不快，人们其实并不把他当成什么人物。嘴上不说，心里早把他归入不屑一顾的“草包”之列了。人们见得多了，便慢慢摸出了规律，那爱摆臭架子，喜欢自我标榜的一般都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那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却往往不可小觑，许多振聋发聩的高见常常就出自那里。这已在现实生活中屡试不爽。

自尊其实是一种修养，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自知之明之上的一种涵养。每个人知识的多少，认识的深浅，功底的强弱都是客观存在，强者不会因没有极力的显示和张扬而弱小，弱者也不会因大言不惭的表白和吹嘘而强大。惟有不断进取，始终怀着求知的渴望，诚恳接受别人的指点和教诲，才可能由弱变强，强者更强。

纸老虎样子很可怕，无时无刻不是横眉怒目，肚子里其实塞满了糟糠和棉絮，充其量只能把天真的孩子吓哭；真老虎温顺地卧在草地上，从不轻易露牙爪，甚至不轻易地吼上一声，而真要发起威来，却如震山林，威震四方，牙利爪能把狼、狼撕得粉碎。

纸老虎的威严和真老虎的慈容，哪个更令人敬畏？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尊？无须言明了。



## 安居乐业

### 我的美国 “老学生”卡尔

黄艳梅（湖北）



北京奥运会期间，志愿者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活跃在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爱心，其实志愿者作为一种社会公益文化，在世界各地都得到认同。

去年我曾被武钢公派到美国学习了一段时间，为了尽快适应在美生活，由美中交流协会组织我们与普通美国家庭联谊，走进美国的街区、图书馆、体育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接待我们的全部是志愿者，这使我也迫切地想通过当志愿者来了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于是拿着推荐信和申请表到街区报名，经过面试和考核，终于成为一名志愿者。卡尔是我服务的对象，他今年六十多岁，从福特汽车公司退休。老人精神矍铄，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明年打算到中国旅游。他每天早上都到中文培训班去上课，因为年龄偏大，他学起来很费力，他的任务就是在他每天中文课结束后帮他巩固所学的内容。对于老人，中文最难学的就是汉语拼音中的声调了，这可把卡尔难坏了，我每次讲解示范，卡尔频频点头，到他真的开始练习，却发出谁也听不懂的音来。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给他做示范，可他依然憋红了脸，张大了嘴，几秒钟之后，还是发出怪异的音来，气得我说不出话来。看我半天不出声，卡尔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连忙说对不起，看他这么大年纪，光秃秃的头顶上还沁出了汗，我只得耐下性子教。好在卡尔是个极用功的“学生”，勤能补拙，他渐渐能用汉语拼音拼出简单的汉字了。

在美国这段日子，教卡尔中文有时把我弄得“心力交瘁”，但我们也在一起度过了不少快乐的时光，在我有意或无意向卡尔传播中国文化时，卡尔也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的窗户，他带我去拜访他的美国朋友，让我感受到美国人热爱家庭、积极向上的生活观，他带我到跳蚤市场去体验普通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教我做美国人最喜欢吃的炸鸡，让我对美国人的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尔已经能用中文和我简单对话了，我也离开美国回到了家乡。回国后，我收到了卡尔的来信，他在信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志愿者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希望早日来到自己心驰神往的中国。

本版漫画 赵春青



## 车间里飞出的音乐

田林（河北）

我和夏歌，能够走到一起成为朋友，与我们当年喜欢拉小提琴有关。不过，他才是个真正的天才。

那时我们同在一个车间当翻砂工，夏歌属于不爱劳动的那种人，挺大的个子，细长的两只手，小心翼翼戴着帆布手套，在车间里东张西望游来荡去。他装病，他的活计经常由别人替他来完成，然后，我们便看见夏歌不断地给人家鞠躬。

等着吧，迟早有一天！夏歌说。

夏歌的话，令在场的人个个莫名其妙。我们在你身上，还能等来什么？这让人很瞧不起，一个经常给人鞠躬，一个毫无自尊逃避劳动的人，一个经常遭到领导批评的人，

永远不会有出息。

你说，倒底是音乐重要，还是车间里的活计重要？夏歌说。

我说：当然是干活儿啦，我们是工人阶级。

“如果你想拉好你的小提琴，如果你想当你的音乐家，你必须脱离劳动。手上磨出光荣的老茧，会影响琴弦的手感。噪音，会影响你的听力。音乐，伟大的音乐是虚无的！”

当那个夏季，那个寂寞难耐的夏季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我们看见，夏歌同志穿过秋季的阳光出现在车间门口。他已经无缘无故地消失好几天了，车间主任正站在那里破口大骂，就在这时，我们的夏歌不知趣地出现了。眼前的人哪里是夏歌，那是一名军人。阳光下的那个人，笑眯眯站在那里英姿勃发，大门口投进了第一束阳光，正把他阴阳分明地切割在那里。

班长说：你真是疯了，真是疯了，这可

## 手不释卷

### 倾听世纪的忏悔

王文泸（青海）

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读完了32万字的生态散文《谁为人类忏悔》（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读得这么慢，是因为思绪不得不常常停下来，和作者一起回忆，去思考，去眺望。

这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忧思录。严谨的新闻视角、深入的田野调查、深沉的哲理性思考和从容的散文笔调融为一体，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角度展开了一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荣衰史。有宏观的描述，也有细部的刻画。大到山川河流的变迁，小到草木虫鱼的命运，都被作者用科学的逻辑勾连起来，加以理性的熔铸，成为响彻全篇的警世钟声。

这样的阅读是沉重的。怎能不沉重呢？创造了地球上全部文明成果的人类，却在最近的一个世纪内变成了对这个星球最危险的破坏性力量。当弓箭换成自动步枪，斧头换成威力强大的油锯，徒步换成风驰电掣的车轮，一切就开始加速。淘金、砍伐、垦殖和猎杀的效率以几何级数扩大，而人们依然像温水中的青蛙，贪婪着眼前的舒适。

其实，在离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太遥远的那些世纪里，亡羊补牢还有着充分的机会，然而时机被一次次耽误。等到生态灾难频频逼近，问题已经严峻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作者写道：“1998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那场大洪水，震惊了全世界。面对滔滔洪水，我们对长江的依恋和赞美好像已变成了一片诅咒。其实，长江何罪？假如长江流域那茂密的森林植被保存如初，假如早些年对长江流域的森林全面禁伐，假如没有那年均6亿吨的泥沙滚滚而下，那场洪水从何而来？”

可是，孽果已经造就，时光湮没了历史。今天，谁去问责，又向谁问责？

芸芸众生固然难免为眼前利益所左右，可是还有社会精英，还有智者。他们都去哪里了？要知道，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让真理发出声音。如果曾经失职了，失语了，那么今天再不该沉默。

古岳是怀着赤子对受伤母亲的痛惜写这本书的。他用忧伤的文字舔舐着大地流血的伤口，用悲怆的声音呼唤文明的回归。他深知，自己呐喊抵御不了大千世界的喧哗。可是，他要秉持心中那一盏烛火，在世俗的风尘中摇曳前行。

古岳是个记者。一个记者，毕其一生的精力写出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并不难，出版一两本书也不难。但一辈子锲而不舍地去关注某一个社会问题，并用永不妥协的态度去思考，去叩问，去辩解、去诉求、去奔走，把它当做神圣的责任，就是一个真正的“另类”，这样的追求将记者的职业意义延伸到更远。

长达十五六年的田野调查、长达十五六年的艰难写作，尤其是书中所表露的心迹说明，古岳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他是为了完成一个宏誓大愿而作的精神跋涉。

在一个崇尚功利、缺乏内省意识的社会风气中，古岳替人类所作的忏悔，未必所有的人都愿意倾听。只要看看我们的生活常态就知道，现代人是多么善于回避沉重的话题。但对古岳来说，这並不很重要。他在独照一个领域的同时，首先抚慰了自己心灵，他正在抵达心中的彼岸。

一位忘记了名字的美国社会学家说过：“什么叫文明？如果一条高速公路能够为了一棵古树而绕道，这就是社会文明。”我相信，这也是古岳和我们的憧憬，尽管遥不可及，却让我们永存美丽的念想。

随着时光的推移，卡尔已经能用中文和我简单对话了，我也离开美国回到了家乡。回国后，我收到了卡尔的来信，他在信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志愿者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希望早日来到自己心驰神往的中国。

永远不会有出息。

你说，倒底是音乐重要，还是车间里的活计重要？夏歌说。

我说：当然是干活儿啦，我们是工人阶级。

“如果你想拉好你的小提琴，如果你想当你的音乐家，你必须脱离劳动。手上磨出光荣的老茧，会影响琴弦的手感。噪音，会影响你的听力。音乐，伟大的音乐是虚无的！”

当那个夏季，那个寂寞难耐的夏季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我们看见，夏歌同志穿过秋季的阳光出现在车间门口。他已经无缘无故地消失好几天了，车间主任正站在那里破口大骂，就在这时，我们的夏歌不知趣地出现了。眼前的人哪里是夏歌，那是一名军人。阳光下的那个人，笑眯眯站在那里英姿勃发，大门口投进了第一束阳光，正把他阴阳分明地切割在那里。

班长说：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文艺兵。

夏歌离开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车间里空荡荡的。这时我们才感觉到身边少了一个。

有一天打开电视机，里面一位音乐家正在演奏一首小提琴曲，我在这时想起夏歌，是因字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我已无法确认，眼前的人是否能够是他？因为我早已把他忘记。

20年的时光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上去完全变了模样，留着很长的头发，有些像

## 精彩一秒

### 唱着开心的歌谣

鲁先圣（山东）

美国最大橡胶公司的董事长莫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根据他的观察，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前提不是学历的高低和专业素养的多少，而是看他做事情开心的程度。

这位实业界的领袖对于那些所谓单靠十年寒窗就可以成名的古训，并没有信心。因此，每次他的公司招聘员工，他的条件都很特别。他不讲学历和专业，他重在考察这个人对于所要应聘的职位有多少兴趣，喜欢的程度。而应聘成功了，他还要继续考察，看这个人做事情是否开心，不能够变成工作的奴隶。因为他认为，一旦变成了工作的奴隶，也就没有了丝毫兴致，所有的创造力必然丧失殆尽，也就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创新的精神了。

有一个叫莫根的人，是纽约证券股票交易市场的主管人员，他的收入很高，但是却没有快乐，他说他被工作忙得连微笑的机会都没有。太太抱怨他缺乏爱，孩子抱怨他缺乏亲情，同事则抱怨他没有人情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莫根。他对莫根说，他是百老汇最成功的人和最不快乐的人。

莫根认为是工作的压力让他失去了快乐的能力。莫根给他写了一张“秘书”，让他每天这样去做。

早上起床以后去洗手间，对着镜子

## 寻常百姓

谢正（内蒙古）



前些日子，有幸去了趟广东清远，采访报道海峡两岸暨港澳邮政职工乒乓球大赛。我从小就酷爱乒乓球，加之听说清远山清水秀，素有广东“后花园”美称，此行乃美差也！

我来的时候，各代表队正陆续入住酒店，酒店一楼大厅里人来人往，操着不同口音，个个面带笑容，精神抖擞。“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吸引了我，“老刘！”“老赵！”“你咋来了？”“听说你来了，我想和你过招，就赶紧来了！”“哈哈，多年不见啊，走，去我房间聊聊天！”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边走边聊，长得像小孩儿摔跤一样。

看这群人兴奋的，跟过节似的！我坐在大厅一角的沙发上，心里也暖洋洋的。“熟人好像很多”，我喃喃了一句